网络用语要不要集中学？

罗兰烁

近日，微博上掀起一阵用文言文翻译中文网络用语的热潮，有网友将中文网络用语翻译成中国古代的文言文，比如“A4腰”原指腰的宽度和A4纸的宽度一样，被翻译成“一纸束楚腰”。网络用语具有更新快，时效性、背景性强的特点。在中国，网络用语不仅出现在网络对话里，还出现在人们的日常交流中。那么，外国汉语学习者又是如何看待中文网络用语的呢？他们有必要系统和集中地学习这些网络用语吗？

老外眼中的中文网络用语

北京语言大学汉语国际教育专业研究生张楚贤来自泰国，她说，她知道的中文网络用语大多是听别人说或者在微信聊天中看到的，在中文课上老师一般不会专门教授中文网络用语。张楚贤说，对她而言，中文的网络用语挺难理解的，主要是因为之前没有见到过，而且这些网络用语的出处不一，查阅起来比较困难。“此外，这些网络用语一般过了一段时间就会‘过时’，大家不会再去使用，因此随着时间的变化，要不断学习新的词语。”张楚贤补充说，“但是学习网络用语的确有很大好处，其中最主要的好处就是当身边的人使用网络用语的时候，自己能够迅速理解其含义，交流就变得更加顺畅。”

现在在雅加达新雅学院读汉语专业的印尼学生郑伟恩说，他们的中文课本上偶尔会出现一些和网络用语相关的词汇。他回忆，在大学二年级的时候，课本中出现“博客”一词，老师把几个“博客”的界面添加到幻灯片上播放给他们看，使他们更加容易理解“博客”的意思。郑伟恩列举了几个他听说过的中文网络用语，如介样、虾米等。“让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虾米’一词。看到这个词，我以为它的意思会和‘虾’有关系，没想到这个词只是闽南话中‘什么’一词的谐音，和虾一点关系也没有！”

要不要集中学习视情况而定

对于外国汉语学习者来说，缺少词汇的产生和使用背景等知识的介绍，要想理解这些中文网络用语有一定的难度。那么，有没有必要系统和集中地去学习它们呢？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副研究员唐正大认为，网络用语也是中国文化的一部分，并且是了解当代中国人思想、思潮、价值观的重要标引之一。不仅如此，由于现代网络搜索引擎比较发达，想要短时间内了解网络用语几乎没有难度。“外国汉语学习者在基本汉语训练之外，适当了解一下这些‘活色生香’、有些调皮的网络用语，对其中文学习还是挺有好处的。”

郑伟恩也觉得，系统学习中文网络用语是有必要的。“因为如果想深入学习中文、了解中国人，不仅要学习基础的中文词汇，也要了解中文网络用语。”

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副教授李禄兴则认为，留学生学习汉语应该以规范的普通话为主，不必把精力过分地放在网络用语上，更不必集中学习这些网络用语。原因有三：一是并不是所有的网络用语都被全民所熟悉，有的只不过在一部分网民中流行，例如一些字母缩写，PM（论坛的私信）、ZT（转贴）等；二是很多网络用语流行的时间很短，转瞬即逝，如果要集中学习，学习者必须不断地跟进时事；三是有些网络词语是非常不规范的，大部分靠谐音、转音而成，完全是为了求奇、求怪而编造出来的，比如“木有”（没有）“神马”（什么啊）“造”（知道）之类的词语。他补充说，有些网络词汇经过时间的考验是能够补充进现有词汇的，它们的出现体现了汉语的发展，例如“给力”“囧”等。对于这类网络用语，留学生是可以适当学习和关注的。

张楚贤觉得，集中学习网络用语没有必要。“我之前接触过一些网络用语，其中有的连不少中国人都没有见过。我认为，如果对这些网络用语感兴趣，自己再单独去学习会更好。”

厦门大学海外教育学院院长黄鸣奋认为，外国汉语学习者最好根据自己学习的目标来决定如何学习中文网络用语。“若是定位于从整体上提高语言素养或是了解当下语言生态，不妨熟悉一下最近几年的网络流行语，足资自娱自乐；若是定位于想要和中国网友们顺畅地交流，最好是从具体聊天中掌握鲜活的修辞技巧；若是定位于塑造自我形象，那么建议首先确定相应的身份，再决定其对网络用语的态度。这3种情况，在相互区分的同时，也可能彼此渗透。”

外国汉语学习者是否需要集中学习中文网络用语，应视自身的情况而定。网络用语之于基础中文学习，就像调料之于菜品，是否加、加什么，都应该根据食客的口味、偏好、需要等具体情况来确定，盲目地加调料不仅不利于做出可口的菜品，可能还会适得其反。

来北京留学不是我第一次出国留学，也不是我第一次离开故乡。在泰国初中毕业后，我曾去马来西亚，在槟城一所充满国际文化气氛的中学上高中。这段经历不只让我学会了诸多的新知识，还让我学会了更多的人生道理，学会了如何跟不同国籍、不同文化的朋友相处，学会了如何抓住机会来实现梦想。

我一直想来中国上大学，现在这个梦想实现了，留学“旅途”再一次开始，我来到了一所充满国际文化氛围的大学——北京语言大学。

刚到北京时是秋季，凉快的秋风一阵阵地扑面而来，格外舒服。不久，北京的天气渐渐地变冷了，树上的绿叶也变黄了，静悄悄地落到了地上，让来往的人们欣赏着它们的美丽。据说，北京冬季里下雪的时候并不多，但可能是上天对我格外眷顾，在我来到北京的第一个冬天，下了好几场大雪。我很高兴，说实话，这是我平生第一次看到雪。雪花从天上慢慢地降到地上，像是洒了一层白糖似的。兴奋的我忍不住和朋友一起跑进雪中打起雪仗来。对我而言，四季中我最喜欢秋季和冬季，因为我的国家没有这两个季节。在北京学习，不仅让我学会了汉语，还让我感受到了四季不同的特色和美丽。

北京语言大学有“小联合国之称”，我在汉语言专业汉英双语方向深造。我在这里过得很愉快，老师们都很善良，上课时很用心地教导我们。我认识了许多来自世界各国的朋友，虽然我们有不同的文化背景，但互相分享、互相学习、互相了解，我们相处得十分愉快。我一周上4天课，对我来说，学习虽然有点儿累，但总没有父母工作那么辛苦吧。我曾对父母发过誓，我会努力学好汉语和英语，不辜负他们的期望。

我在北京的生活中还有一件有意思的事。我住在十七号楼留学生宿舍，我的同屋也来自泰国，他叫乐玑。他来北京的目的是为了在学习汉语之后，能考取他理想中的大学—— 北京电影学院。空闲时，他喜欢跟我述说他的梦想，而我是一个认真的倾听者。乐玑的愿望是当一名导演，有时他要赶时间呈交电影作品，就求我当他镜头中的演员，我心里暗暗高兴，二话不说就答应了。我们趁着周末，到北京的旅游景点、名胜古迹以及一些风景美丽的地方拍摄。我是电影里的男主角，呵呵。我认为这是一个难得的机会，也是一个难得的经验，同时还能帮助我的同屋实现他的梦想，真是太棒了。

现在，我在北京生活将近一年了，对这里的美食、建筑、文化等方方面面越来越熟悉。我发现北京同时存在着古代和现代两种感觉，它既是一个迅速发展的现代化城市，也没有失去固有的历史和文化魅力。

当然，在北京留学有时也会难过，有时也会遇到困难和挫折，但这些对我来说都是次要的，和在这里获得的快乐相比简直不值一提。

（本文作者系北京语言大学泰国留学生）

随着新学期的开始，西班牙爱华中文学校迎来一年级新生。为了丰富孩子们的学习内容，也为了满足家长的要求，除了上午的中文课外，学校还在下午开设有数学、英语、朗诵、乒乓球等兴趣课程供学生选择。

爱华中文学校是中国国务院侨办授牌的“海外华文教育十分学校”。其办学风格既注重基础教学和实际效果，又强调启发孩子们的创造力和想象力。通过生动形象的教学方式和丰富多彩的活动，激发孩子们的学习兴趣和热情，挖掘他们的内在潜力和才能；通过单元测试、期中测试和各类竞赛，让他们在浓厚的学习氛围中快乐地学习中文。

图为应红老师和刚入学的一年级新生。　**（黄小捷）**

乡音——融入血液的基因

林　希

梦里乡音

我从四五岁起就能听懂一种语言，它和我周围的人说的话不一样，只限于在我父母以及偶尔从老家来的亲戚之间使用。从没有人刻意教过我，我也从没有特别去学，仿佛是无师自通地听懂了这种语言，这就是我故乡的语言——福建话。

我的故乡在福建，但我出生在北京，又带着满口“京片子”来到上海，喝着黄浦江水长大。为了更好地融入当地的生活，我努力学习上海话。随着人生的脚步越走越远，我去国离乡，旅居德国。在许多年里，德语又成了我的主要语言。然而，从小那种无师自通的乡音，却让我在海外很快认识了很多福建老乡，还被热情邀请加入福建同乡会。我真的挺惭愧，因为我还从未踏上过故乡的土地。

直到年过不惑，我才头一次从德国回乡祭祖。一路奔波，风尘仆仆，在福州下了火车后，还得搭两小时左右的车，才开进了那个依山傍海的小镇。一下车，耳旁就充满了熟悉的乡音！这是我的故乡，我从小就能听懂的乡音来自这里！顿时，那山那水那父老乡亲都变得那么亲切，那山路旁的大榕树也仿佛曾在梦里相识。那是一种海外游子寻到根的感觉。那一刻我知道了，游子离家行万里，乡音始终在心底，乡音是一种融入血液的基因。

在我认识的海外华侨华人中，许多人在异国他乡始终没有忘记教会下一代自己的乡音。一位上海朋友坚持要求自己的女儿从小在家里说正宗的上海话，问其原因，她说，如果女儿不会说上海话，将来回国后怎么能很好地和爷爷奶奶、外公外婆、亲戚朋友交流？怎么能认可自己的根在上海？

林希在故乡

哪怕故乡远隔千山万水，哪怕数十年未曾踏上故乡的土地，心底里的乡音总会让我们这些海外游子回望家乡，思念祖国。

“中国是我的第二故乡”

罗兰烁

《里约热了who》《超级足球议会》《食鉴出真知》《群英会》《非正式会谈》《时尚海外帮》《北京客》……从网络节目到电视节目，从节目嘉宾到节目主持人，他活跃在中国观众的视野中。

罗斯文，一名新西兰小伙，从新西兰维多利亚大学法律系本科毕业后，到北京语言大学汉语速成学院学习了6个月中文。而他那一口流利的汉语，却不是仅靠这6个月的课堂学习炼出来的。除了在学校课堂上学习，他还在课下自学：听播客、看电视、看电影、看书等。他说，最有效的方式还是跟身边的中国人聊天。“尤其是跟出租车司机聊天儿，跟他们‘抬杠’特别有趣。在北京，经常会堵车，打车的时候往往要在车上坐很久，我觉得利用这个时间学汉语是很有效的。”

罗斯文在《北京客》录制现场

一口流利的汉语，加上富有磁性的声音和温文尔雅的气质，使罗斯文受到许多电视和网络节目录制组的青睐，被邀请作节目嘉宾或者节目主持人也成常事。罗斯文说：“录制这些节目，不仅是我的兴趣所在，而且从国际关系上讲，对中新两国的友好关系也有所帮助，所以我会努力去做。”他还补充说，在北京语言大学读书期间，他就曾在学校做过主持人，大概就是从那时起，与主持这个职业结下不解之缘。

录制节目对罗斯文的中文水平也有促进作用。“我觉得，录制中文节目是我学习中文的方法中最有效的一种。因为在每一期节目中，我都会遇到一些之前从没有接触过的话题，而我需要在节目中用中文参与讨论，并说出自己对这个话题的见解。因此在节目录制之前，我会查阅很多相关资料，以便更加深入地了解要讨论的话题。在这个过程中，不知不觉地就学到很多。”

对于罗斯文来说，更重要的是他在录制中文节目的过程中感受到乐趣。有一次，他参与录制北京电视台的《北京客》节目中一期与东北虎有关的节目，这一期节目要求他在主持的过程中和东北虎关在同一个笼子里。“虽然驯虎师同时在笼子里，但我仍心惊胆战，却又不能表现出来，同时还要说很多关于东北虎的解说词。这对我来说实在是一次难忘的体验。”罗斯文还补充说：“不仅如此，通过录制这些节目，我结识了许多形形色色的、有趣的人，比如在一期节目中我认识了‘中国最高的男生’。这一切对我来说都感觉非常新鲜。”

罗斯文说，他选择留在北京，一是他觉得中国与自己家乡很不一样，对中国充满了好奇；二是在中国生活了一段时间后，觉得中国非常有意思，中国人也很热情。现在，罗斯文已经在中国结识了不少中国朋友。“在中国生活得越久，我越觉得中国是我的第二故乡。随着时间推移，这种感觉变得越来越强烈。我到了中国就有种‘回家’的感觉。”他幽默地说：“新西兰也非常欢迎中国朋友去玩。我相信，你们到了新西兰，了解了那里的文化，也会和我一样找到属于自己的第二故乡。”

中国女婿的中国亲友团

蔡　靖

澳大利亚的“90”后小伙马慈潭长相秀气，一说话就爱脸红。聊起他学汉语的原因，挺有意思。4年前，马慈潭在澳大利亚墨尔本的莫纳什大学航空航天工程专业学习。因为不是墨尔本当地人，所以住进了学校的学生宿舍。巧的是，宿舍的室友是中国人，室友经常和中国朋友用中文交谈。小马听着听着就心痒了，问室友：“你可以教我中文吗？我很感兴趣。”二年级的时候，马慈潭正式开始学中文，刚起步就碰上一个机会，申请到去台湾留学的奖学金。台湾的老师用中文授课，逼得马慈潭不得不每天把自己“泡”在中文里，结果听说写读都进步了很多。“你看我现在每个音都发得很重、很清楚吧，就因为当时我是在台湾打的基础。台湾人说汉语时没有‘ne和le’‘he和fe’的区分，也没有轻声，比如“认识”的“识”必须读二声。这虽然有助于认识这些字的本来发音，但也显得我说汉语没那么地道、流利。”他这样介绍自己的汉语发音特点。

2014年，马慈潭通过朋友介绍，结识了在澳大利亚留学的一个武汉姑娘，并谈起了恋爱。现在，女朋友变成了太太。“我们刚刚结婚3个星期，还没有‘回门儿’呢。微信真是一个很神奇的东西，感觉我们所有的恋爱经历都在里面了。”

作为今年汉语桥比赛大洋洲参赛选手，这次太太无法前来加油，丈母娘亲自率亲友团来助阵，让这个洋女婿在备感压力的同时，也觉得十分温暖。轮到马慈潭上场时台下总是最热闹的，丈母娘率领的十几人的亲友团助威声、喝彩声不断，令马慈潭多了几分自信。

迈入婚姻殿堂的马慈潭感觉肩负了更重的责任。今年夫妻二人都即将毕业，他们计划着先在墨尔本找工作，累积些经验，然后去和中国有业务关系的企业就职，也许还会到中国开家小店。马慈潭很喜欢中国，习惯了中国的过年习俗和礼节，特别爱吃麻辣口味，同时立志踏遍中国的名山大川。无疑，漫长的幸福之路在等着他。

图为马慈潭在汉语桥比赛中